



DOI:10.14014/j.cnki.cn11-2597/g2.2019.16.041

明清时期对崔颢《黄鹤楼》接受研究

李铭泰

【提要】明清时期，随着唐诗学的发展和诗歌流派的斗争和交流，人们对崔颢的关注度不断升高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他的《黄鹤楼》一诗。这一时期出现了对《黄鹤楼》是否为律诗及唐诗谁为“七律第一”的争论。之所以产生争论，是因为他们自身对诗歌审美的角度和创作上的主张不同。这与明清时期诗坛的流变和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【关键词】崔颢 黄鹤楼 明、清诗学观

崔颢，作为有唐一代声名远播的诗人，其诗歌艺术成就造诣非凡。独孤及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》中称“沈、宋既歿，而崔司勋员外颢、王右臣维复崛起于开元、天宝之间”，^①可见在当时的诗坛上他与王维齐名。他在当时诗坛已经有很大的影响，对他的研究和批评早在当朝就开始了。《搜玉小集》《国秀集》《河岳英灵集》《又玄集》《才调集》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均有其诗，有些还附了简短的评语。宋元时期不但有诗选，在史、笔记、杂文、诗话里还出现了和崔颢其人相关的记录和品评。明清时期，对崔颢的研究和评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

一、崔颢诗歌在明清接受概况

明清时期对崔颢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其诗的整理刊刻、诗选及评注上。关于崔颢诗歌整理刊刻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“诗集一卷”，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录有《崔颢集》一卷，但是宋本《崔颢集》早已不传。直到正德十年（公元1515年），徐景嵩依据海山居士手录，刊成《崔颢诗集》。《刊崔颢诗集序》云：

崔颢在当时最为知名，只《黄鹤楼》一诗，太白见之搁笔，其为名流推服可知。独其全集，世不多见，其见于它集者亦甚少，余每恨焉……余固以颢诗不得尽传为恨，又喜颢诗仅得其传而尤有待也。遂受而刻之，且与世之未见者共焉。^②

可见，明代士人非常关注崔颢的诗，渴望其诗歌刊刻流传。随后三卷本《崔颢集》、铜活字本《唐人集》中的《崔颢集》两卷本、嘉靖浮玉山房刻《唐二十六家集》（含《崔颢集》）逐渐刊成。

明清时期对崔颢诗歌作的评点也最多，例如明人的《批点唐音》《唐诗品》《诗薮》，清人的《唐诗别裁集》《围炉诗话》等，这些评论大多深入细致，为后人理解他的诗歌提供了大量的参照。

二、《黄鹤楼》与“神韵”及“格调”

从总体上看，明、清时期有关崔颢被关注、讨论最

多的要数他的《黄鹤楼》。明初著名的唐诗学范本《唐诗品汇》对这首诗给予高度关注，将之列入盛唐七言律诗正宗第一篇。七言律诗叙目中说：“盛唐作者虽不多，而声调最近，品格最高。若崔颢律非雅纯，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，后致凤凰而仿佛焉……”^③然而，另一些人并不认为这首诗是七律的压卷之作，从而出现到底哪篇作品是七律第一的争论。另外，对于宋代流传的李白、崔颢竞诗的公案，明清两代的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从不同的角度比较这两首诗究竟哪篇更胜一筹。

然而这两种争论大多不出格调和神韵两说的范围。讨论其神韵者有《唐诗品汇》“刘需溪云：‘但以滔滔莽莽，有疏宕之气，故胜思巧’”，^④有《诗薮》“崔颢《黄鹤楼》、李白《凤凰台》，但略点题面，未尝题黄鹤楼，凤凰台也。……故古人之作，往往神韵超然，绝去斧凿”，^⑤有《唐诗归》“此诗妙在宽然有余，无所不写”，^⑥《唐诗镜》“浑若天成”，^⑦《唐贤三昧集》“此诗得以叠字诀，全从《三百篇》化出”。^⑧讨论其格调的主要有《七修类稿》“古人不以短钉为工，如‘鹦鹉洲’对‘汉阳树’，‘白鹭洲’对‘青天外’，超然不为律缚，此气昌而有余意也”，^⑨《批点唐诗正声》“气格音调，千载独步”，^⑩《唐诗广选》：“崔颢此诗乃律间出古，要自不厌”，^⑪《删定唐诗解》“不古不律，亦古亦律，千秋绝唱，何独李唐”，^⑫《唐七律选》“此律法之最变者，然系意兴所致、信笔书写而得之，如神驹出水，任其蹠蹠，无行不工拙，裁摩拟便恶劣矣。前人品此为唐律第一，或未必然，然安可有二也”，^⑬《唐诗成法》“格律脱洒，律调叶和，以青莲仙才即时搁笔，已高绝千古”，^⑭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（冯舒）“但有声病，即是律诗，且不拘平仄，何况对偶？”。^⑮由此可以看出，明清时期，大多数人对《黄鹤楼》的艺术成就是肯定的。在神韵方面，主要推举其一片神行，宛若天成，渺无边际；而在格调方面主要认同其不拘一格，气昌调纯。而这两点都与明、清时期的诗派更第和争论有关。

南宋严羽推出“兴趣说”“妙悟说”“体质”说，明确提出师法盛唐。此后杨士弘从体格和声调入手，编选《唐音》。明初时期，高棅《唐诗品汇》继承和发展了杨士弘的诗学思想，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前七子，使前七子走上从格调入手的拟古之路，“诗必盛唐”成为明代唐诗学的主流。前七子的代表人李梦阳《缶音序》序中说，“诗至唐，古调亡矣，然自有唐调可歌咏，高者犹足备管弦。宋人主理不主调，于是唐调亡矣。”^⑯他所谓的格调并不是循规蹈矩，严守格律，他认为：“‘婉亮者调’，



‘婉者，柔婉顺畅，不险不涩，可谐管弦、供吟唱’；‘亮者，高亢健朗，子正音圆，抑扬合节’。这二者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为诗歌声调的理想范式。”^⑩故作为前七子的外围人物顾璘评《黄鹤楼》云“起句高迈，赋景且切实。一气浑成，太白所以见屈”，^⑪与前七子同时代的郎瑛评《黄鹤楼》“超然不为律缚，此气昌而有余意也”，也就合情合理了。而力主模仿唐诗格调的徐献忠在《唐诗品》也说“颢诗气格奇俊，声调蒨美……李白极推《黄鹤楼》之作，颢多大篇，实旷世高手……”。^⑫后七子继承前七子“诗必胜唐”的论调，但是也有改进和深入的地方。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提出“夫格者，才之驭也；调者，气之归也。子之向者，遇境而必触，蓄意而必达，夫是以格不能御才，而气恒溢于调之外……今子能抑才以就格，完气以成调，几于纯矣。^⑬他提倡格调和才情的结合，即“才情颇裕，体格亦存”。其弟王世懋接受他的这一思想，其《艺圃撷余》称“崔郎中作《黄鹤楼》诗，青莲气短，后题《凤凰台》，古今目为勍敌。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，结语深悲慷慨，差足胜耳。然余意更有不然，无论中二联不能及，既结语亦大有辨。青莲才情，标映万载……”^⑭其直指“才情”二字，可见是受后七子影响。但是格调派发展到后逐渐呈现出弊病，学诗者多注重其形貌，缺乏风神韵味。“胡应麟则特意提出‘形象风神’作为‘体格声调’的补充”。^⑮许学夷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胡氏，以“风神”概括盛唐诗。胡氏评其诗“神韵超然，绝去斧凿”，许学夷则称崔颢七言律《黄鹤楼》，于唐人最为超越。他们都开始从神韵的角度，作为评诗的重要参考点。晚明时期陆时雍的《诗镜》自言论诗以“神韵为宗，情境为主”，^⑯他的《唐诗镜》论《黄鹤楼》曰“浑若天成”，^⑰说的就是此诗境界的浑融。清初王士禛明确倡导“神韵说”，其《唐贤三昧集》选诗以蕴藉风流，包含万象为准，《黄鹤楼》之所以入选概为此因。

以上不管是“格调说”还是“神韵派”，他们都是从以盛唐诗为中心的角度来看这首《黄鹤楼》的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诗歌始终以盛唐为宗。

三、《黄鹤楼》与六朝及律诗

明、清两代还有一些评论家，从六朝、初唐、晚唐为标准的眼光来看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。

和前七子同时的杨慎喜好六朝诗，在其《升庵全集》中，他指出：“乃知六代之作，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，而其体裁实景云、垂拱之先驱，天宝、开元之滥觞也。独可少此乎哉！”他参与了谁为七律第一的争论：“宋严沧浪取崔颢《黄鹤楼》诗为唐人七律第一，近日钟默、薛君采取沈佺期‘卢家少妇郁金堂’一首为第一，二诗未移优劣。或问予，予曰：‘崔诗赋体多，沈诗比兴多。以画家法论之，沈诗披麻皴，崔诗大斧劈皴也’”。^⑱这里其实他是对二人诗歌的赞赏。清人潘德舆道出其中的原因“升庵不置优劣，由其好六朝、初唐之意多耳”。《黄

鹤楼》带有六朝、初唐特色，恰好符合杨慎的审美趣味。

清初的诗坛对“独法盛唐”有了一定修正，也重新审视宋代诗歌，在此时期，中晚唐诗的地位有所提升。在这样的气氛下，两位清初的学者对崔颢的诗提出了批评：

《养一斋诗话》尤桐：“崔诗佳处止五六一联，犹恨以‘悠悠、历历、萋萋’三叠为病，太白不长于律，故赏之，若遇子美，恐遭小儿之呵。”^⑲

钱慎庵：六（句）之“鹦鹉洲”，乃见成语，“汉阳树”则扭捏成对耳。且“芳草萋萋”，亦属见成，而“晴川历历”则何所本？且“历历汉阳树”截以成句，而“萋萋鹦鹉洲”成何文理？律本二对，今上四句皆不对矣，而五六又草率如此，太白阁笔，而千古更无异辞，实不解也。若云只取气格耳，既云律矣，何乃只取气格耶？^⑳

刘献廷说，“慎庵此言，细入毛发，吾意考功（崔颢）、青莲（李白）复起于九京，亦无以对吾慎庵矣”，^㉑这是完全严格按照格律诗的标准来看此诗的，指出其诗不合格律的地方；“若遇子美，恐遭小儿之呵”，很明显是以杜甫律诗的水准来审查崔诗。钱慎庵则以为此诗只有气格，而不合律，算不上好诗。可见，在他们看来，合不合律，对于评价一首诗的好坏至关重要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明、清时期诗派林立，诗歌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终明一代，诗坛上都不同程度地被前后七子的格调派笼罩，因此大部分诗家从格调出发，挖掘《黄鹤楼》在格调上的不同凡响，气昌调纯。格调派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逐渐暴露出缺乏气韵和风神等先天缺点，于是诗人在论诗时开始注重神韵，直到清初王士禛明确提出神韵说，彻底打破了格调说垄断诗坛的局面。于是神韵派的诗人又从气韵和蕴藉出发，探讨《黄鹤楼》的艺术成就。此外明清两代均有部分人不认同“诗必盛唐”的诗学观，而以六朝和初、晚唐的眼光来评价此诗。正是以上这几点原因，导致了明清诗人围绕《黄鹤楼》发生争论。而这恰恰是《黄鹤楼》一诗在此时广为流传的印证。当然，这也与崔颢本人高超的写作能力有关，《唐才子传》记录：“颢（崔颢）苦吟咏，当病其清虚，友人戏之曰：‘非子病如此，乃苦吟诗瘦耳！’遂为口实”。^㉒这说明崔颢对诗歌的用力很深，是一位苦吟诗人。他苦心创作的这首《黄鹤楼》无论从神韵还是格调上说，都无疑是诗中上品。

注释

^①唐·独孤及 1983《全唐文：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》（卷 388）第 2987 页，中华书局。

^②万竞君 1982《崔颢诗注》第 48 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^③明·高 棅 1982《唐诗品汇》第 705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



④明·高 楠 1982《唐诗品汇》第715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⑤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诗薮》第369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⑥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诗归》第369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⑦⑧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诗镜》第369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⑨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贤三昧集》第371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⑩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批点唐诗正声》第369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⑪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诗广选》第369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⑫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删定唐诗解》第370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⑬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七律选》第371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⑭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诗成法》第371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⑮元·方回选评,李庆甲集评校点《瀛奎律髓汇评》第25页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⑯文渊阁 1997《四库全书·集部》,(影印本)第52卷,吉林出版集团。

⑰陈伯海 2004《唐诗学诗稿》第444页,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
⑱明·顾 璞 2006《唐音评注》第401页,河北大学出版社。

⑲陈伯海主编 2002《唐诗汇评:唐诗成法》第363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
⑳明·王世贞 2004《弇州山人四部续稿》(卷40)第478-479页,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
㉑明·王世懋《艺圃掇余》《历代诗话》第781页,北京:中华书局。

㉒陈伯海主编 2004《唐诗学诗稿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第553页。

㉓陈伯海主编 2004《唐诗学诗稿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第556页。

㉔明·杨 慎 1983《沧浪诗话校释:升庵诗话》第197页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㉕㉖清·潘德舆 1983《清诗话续编:养一斋诗话》第2133页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㉗㉘陈增杰 1995《崔颢<黄鹤楼>诗述评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1期第30页。

㉙元·辛文房撰、傅璇琮等校 1987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第196页,北京:中华书局。

参考文献

万竞君 1982《崔颢诗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元·辛文房撰,傅璇琮等校 1987《唐才子传校笺》,北京:中华书局。

陈增杰 1995《崔颢<黄鹤楼>诗述评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1期。

陈建华 1995《论崔颢诗歌的艺术风格》,《辽学刊》(社科版)第2期。

明·高 楠 1998《唐诗品汇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陈伯海主编 2004《唐诗学史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
陈伯海主编 2004《唐诗学诗稿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
查清华 2006《明代诗歌接受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(通信地址: 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)

